

# 鳳凰池

茹通

鳳凰池醫院大門口，臨着一條小溪般的山澗，澗中怪石嶙峋，水流清冽，在松坪那里拐個彎，洩進斜對過山坳里去。每當夜晚降臨，盤道上刮起風，松濤鳴叫成一片，山澗的淙淙聲就被淹沒了，但在偶爾風平浪靜的片刻中，這淙淙聲又送進人們的耳膜內，真象是奏古箏似的。

傍晚，醫院護士方梅走上曲尺形的寬樓梯，折進夜班人員休息室，提出風燈來慢慢的仔細的揩拭。她整頓好了風燈，划火柴點亮，隨後就生起大烘籠，從椅上翻出一條條大白毛巾，鋪在烘籠的大篋罩子上。

天色不覺暗了下來，方梅看看手表，已是醫生巡視病房的時候。但是，張醫生帶醫療隊下鄉巡迴去了，院長剛才又出診不在家，院裡沒有醫生，她就自己提起風燈，去內外院各病房走走。經過貫通內外兩院的長廊，風聲松聲中似乎還聽得有突突的叩門聲。仔細一聽，又沒了。過了一歇，仿佛又敲了几下。這是什麼聲音？是大門外面有人叩門嗎？不會的，門上裝有拉鈴的綫，門鈴並不會響。突突聲又響了几下，這一回可很近，好象是從樓下廚房里來的。她不放心的，回頭復進了外院，下了曲尺形的寬樓梯。她走過廚房門口，仍舊不見里边弄出什麼聲響來，只有秀楓在灶門口同誰說笑。她繼續往前走，出了候診室走廊到外面來。一聽，可不是外面有人叫門？門板推撞得軋軋的響。她半跑着走到大門后邊，用力抽開門栓。猶未伸手拽門，砰的倒撞進一個老漢來。那老漢站穩了腳，沒好聲氣地說：“同志，關門閉戶怕賊偷了病人去不成？要是來請接生，這樣等着等着，孩子准會騎竹馬啦！”方梅說：“別生氣，老伯！你有什麼事沒有？”老漢說：“沒

有事不曉得在被窩里因覺，這輩子還怕凍不夠么？”方梅說：“既然是有事來的，寒天黑夜的還有工夫尋我們吵架？門上有門鈴你不拉，我們都在里边，怎麼能聽見呢？自己不拉門鈴，却怪別人；如果近邊是病房，你老伯這樣的搖門，吵了病人，我們還要批評你呢。”那老漢只不過一時心急火大，既然喊開了門，急火就已退去一半；說了半日話才看清對方是個女的，又聽對方說寒天黑夜還有工夫尋人吵架的話，不覺陪起笑說：“同志，這也不是我的事。有一個病人在彌勒亭，我來請個醫生過去看看。”

方梅說：“你們怎的把病人扔在半路上？”老漢說：“我們本想抄小路，因下旬日子沒月亮，只好從彌勒亭大路繞來。不想半路上病人忽然肚子絞痛，險些從躺椅上翻下來。又遇上飄雪刮風，她婆婆就叫暫歇在彌勒亭，先去醫院請位醫生瞧瞧，看到底怎麼的再說。我的主意是直抬來的，那婆娘曉得什麼？可是她是病人的婆婆，她既然出了這麼個主意，我也疑心病人肚子絞痛是路上震蕩的緣故。萬一繼續抬來，出了意外，往後那老婆婆可不要把我怨死？所以就放在那里了。”方梅聽說，知道是個要緊病人，心里暗暗着急，半日才說：“醫院里今晚沒人出診。”老漢聽了這話，却認定是剛才說話莽撞，引起對方不滿，因此推辭沒有人。他就在門旁一條板凳上坐下，從腰帶里抽出竹頭短煙管，猶未抽煙，先比划着說：“沒這話！醫院能見死不救？不要叫我這個老胡塗說兩句就心里攔不住。就說不看我老伯這麼嚴冷夜晚請醫生，也得要看病人分上才好。我這話可講的公道？”

鳳凰池醫院原有三位醫生，胖大的劉醫生每年

这时候准是請产假在家的；張医生因医疗队上人手  
缺，又遇刮西风天气驟冷，至今还在外面。这里山  
区村落分散，五里十里算近邻，平常一走就是二  
三十里路，山道崎嶇，又无車馬，遇上要紧的病，  
一时調配不到扛抬的人，群众常受到医院來請医生  
出診去。因此，护士們常常是在沒有医生的情况  
下值班的。

老汉知道沒有医生出診，他就賴着不走。方梅  
心里又急又气又有些好笑。急的是医院此刻沒有  
医生；气的是老汉叫她受委屈，他的話未免歪派  
了她；回心一想，这老人家說話行事真有点象孩  
子似的，这岂不是又叫人好笑？她紅起臉說：“老  
伯，医院里真正沒有人，陈院长此刻又出診去了。  
并不是你老伯剛才說話不好听，实在的，我只是  
护士，不是医生，真是作难了。”老汉央求道：“  
我就想呢，医院的同志，只要穿上你这种白衣裳  
的，大病不会看，小病总能治罢。无论如何辛苦你  
走一趟吧，弥勒亭不远，一会就能回轉来，想也  
誤不了事的。”方梅迟疑地想，今日我只好自己  
一个人去頂一頂了。这几年在医院見識的病例不  
少，且去瞧瞧病人再說罢。最后就說：“好吧……”  
就进去提了药包，和老汉匆匆出大門往弥勒亭  
去了。

路上很黑，冷风直灌入骨髓里去。可是一則年  
輕力壯，又是山道跑慣走熟的，二則既提起出診  
药包，救病如救火，時間分秒必爭，所以方梅虽  
然天冷、夜黑、风勁，走的却是飞快。刚刚风灯  
还在松坪那里，一眨眼已經折入斜对过山坳里  
去了。只跑了四五里路，就把个老汉追得吁吁  
喘气，汗出滿头。又走上二三里光景，来到一  
处山鼻上，望見前面竹蔭下立着几个黑黢黢  
的人，后面隱約瞧得見有个黑洞似的門——  
弥勒亭到了。

原来弥勒亭就是凤凰亭。亭里正中橫梁上  
悬决金字大匾額，写着“凤凰亭”三个大字，  
书法异样遒勁，象任何力量也拗它不过似的。  
亭内除左右两个进出的門，前面还有个  
大圓窗，后面还有两个小窗，两窗之間  
牆穴里坐着个石弥勒佛，因此也喊作  
弥勒亭。

病人躺在后面一个角落里，拖长声地呻吟着。  
那呻吟声由于病人半昏迷状态，显得有些  
异常可怕。方梅照照病人扭歪的臉，說：“  
这不是斜岭李四妹？”在她边上站着的老  
婆婆欢喜地应声說：“是她，你怎么  
认得她的？”方梅說：“这里沒办医院  
那时节，我們就相熟了。”接着，方梅  
就給病人診察病情，惊道：“怎么，要  
生产了！……”那老婆婆楞出眼

來說：“同志，我就怕的这个，幸好停  
在这里，让她靜一靜。我年輕时身体也  
是三日风四日雨的，一次由娘家坐轎  
子回来，也鬧过这种笑話。所以刚才我  
怎样也不讓他們繼續抬去；男人們哪  
里曉得这个事！”两个男的听說要生  
产，也都楞出眼来，因为这个事麻煩  
不到他們，就忙忙的退出亭子外面  
去了。

方梅心里着实有些慌張，她希望陈  
院长会出她意料之外的忽然在門口  
出現。这也不是幻想，如果陈院长已  
回来，并且知道她在这里的話，他是  
会赶来的。这时有人告訴她，那边山  
坳有个人揪着手电筒，好象是朝这  
亭子来的。她就隨嘴应道：“怕是  
陈院长来了。”不一会，果然右边  
門口閃进一个人来。一看，却是秀  
楓。这秀楓也是医院的护士，新来  
凤凰池沒多久，人挺热心，什么都  
爱問問管管，又能开玩笑，因此大  
家就給她起个綽号叫通訊員。她來  
医院后，跟方梅最合得来，刚才知  
道这事，冬日夜长，还没有睡，就  
也跑来看看，多半是給方梅壮壮胆  
，支援支援的意思。方梅說：“陈  
院长还没有回来嗎？”秀楓說：“  
沒有。刚才医疗队上張医生捎个  
口信来，我还是把來人的話記在他  
的記事牌上。”方梅說：“我只盼  
陈院长来呢。你快帮我一帮，病人  
要在  
这里生产。你和这位姆姆先把这块  
大匾額摘下来，掩住前面那个大圓  
窗。这圓窗通竹徑，风太大了。”  
秀楓听見方梅派她堵圓窗，立刻  
动起手来。那块匾額看来寬大，可  
并不沉的，脫了鈎，就給拿下来  
了。秀楓掩过了大圓窗，就又帮  
方梅找药，备針头打針。看見左  
側那个小窗有风絲飄进来，有时  
还带着雪花，就自个儿把身上的  
棉衣脫下挂在窗口上。

一小时后，不足月的孩子出世了。  
母亲从一开始时就失去了知觉。諸  
事完毕，方梅松一口气，收拾过东  
西，提风灯在手里，說：“现在得  
火急把病人送去  
医院，这里缺药。秀楓，我先走一  
步。你得把这  
块匾額依旧挂上；就这样子  
轟着，群众会有  
意見的。地上也  
要洗扫干净，來  
往人看着，以为  
出了什么事；  
曉得的人，也  
要說我們医院  
作事沒有后手。”  
說着，众人忙  
手忙脚已經收  
拾好，一行人  
出了亭右边的  
門，穿过竹徑  
上路去了。

来到医院，病人一徑抬到內院  
楼梯旁一間楼上病房里去。这  
病房前是澡室，上月澡室移到  
楼下，这房間就空了出来，里  
面乱放些杂物，如漏了的澡  
盆，断折了軸榫的自动烘  
焙机，三脚椅桌等等。如今  
凤凰池群众不迷信，重視健  
康，相信医生，有病都要治  
疗，床位常不够用，陈院长  
就叫把

这房間也給騰出来，作为病房使用，排两张床在里边。只有一些笨重的物件，暂时还没有抬出。这天李四妹进院，本該在产科住的，因李四妹既是产妇，又身有重病，不好跟其他产妇一处住。近日病人又多，住病房又不妥，所以就抬进这间新病房来。病人給安置在左手一张弹簧床上，由于护理得好，此刻已經苏醒，也吃过点东西了。

十时，陈院长才回到医院来。他是一个瘦长个子、面上布满着蛛网般皺紋、头发白皚皚的老医生，前年才从部队上轉业来的。虽然这般高龄，可还是神采奕奕，热情奔放，沒一星半点龙钟老态。方梅也不能照老习惯等老院长略休息休息，就把刚才发生的事細細报告过一遍。陈院长听了，忙到新病房来診視过；又看处方，斟酌片刻，就依着方梅这个处方，只把三小时注射一次，改为两小时注射一次。又說病人虽然好轉，夜里还須多留点心。如果病人精神兴奋不容易入睡，到十一时可給她吞顆戊巴比妥鈉片安眠。

他們出了这间新病房，穿过一条漆黑的过道，又拐个弯，来到貫通内外两院的楼上长廊里。长廊里冷风唳唳，晾在花栏杆上面的白被单呼嚕呼嚕的叫。陈院长說：“方梅，这才叫做蜀中无大将，糜化当先鋒。如果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那位态度不好的老汉推出門去，只說沒有人出診，让病人在弥勒亭死亡，那損失就无可挽回了。你在必要的时刻，沒得到命令，就机动地参加了战斗，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贊的。”方梅說：“那时我真叫这意外的事难住了。病人就擱在半路上，又是要紧的病，我一时沒了主意。管呢，怕出了事抗不起責任；閉起眼不管嘛，这颗心又橫不下去。况且这凤凰池人，到如今只要是穿白戴白，以为是一样看病的，医生护士沒有分別。我如果辞了他們，他們也准疑心我們怕天冷夜黑不肯去，或者认为那位老伯得罪了我們，我們也一般見識闊情緒，影响也不好的。所以我顧不得天高地厚，就硬着头皮去了。如今病人已平安来到医院，陈院长也診过，我这颗心才放下了。”陈院长說：“沒学会剃头偏遇上个滿臉胡鬚！如今不管糜化不糜化，只要会打胜仗，又何須大将？”說着，兩人都笑了。

他們已来到外院。陈院长走下曲尺形的寬楼梯过那边去了。方梅到产科看了嬰兒，悄悄巡过病房，也沒走进休息室，便又回到內院澡室病房門口来。房里悄无声息，她听着病人的呼吸声，窸后彈簧鏘鏘响，知道病人在轉側翻身。看看手表，十点

二十五分。她就在門口端把椅子坐下，把风灯擱在脚边，縮着脖子，两手籠在衣袖里。四周黑糊糊的，什么也瞧不見，好象整个世界都入睡了，只有她这么一盞守夜人的灯，灼灼地放出金光。这时已經快近午夜，天气严冷的侵入肌骨，风刮在臉上，如同剪子鉸人的皮肉。她坐了一会，两脚漸漸地发麻起来，只好又站起来走动走动。每回經過門口，都立停下来，側着耳朵听听。她的眉梢翹起，两唇紧閉，屏住呼吸，那神情真象一个钟表匠在听表里的滴答声。如果在那极微弱的声响里，发现哪怕只有一絲杂音，都会把她駭一跳的。病人呼吸均匀細緩深沉，也沒听到呻吟和梦囈。她这才舒出一口气来，于是又繼續往前走。

十一时，方梅悄悄走进新病房。不想才跨过門坎，那李四妹的声音就响了出來：“同志，夜里暖和嗎？”方梅說：“房里是暖些，外边冷呢。”李四妹說：“怎的我都覺得是刮南风天一样？床头那边的磨子机器又开动起来，吵得人睡不成觉，头就象筐籠那么火。”方梅說：“不会的。这是坏机器，而且就是用起来也不响的。我明日对陈院长說，叫几个人扛抬出去。”李四妹說：“不会响么？那一定是作了怪了！刚才分明还吵死人的响呢。”方梅說：“你瞧瞧，机器动也沒动，会响还放在这里？”說着，已給病人吞过药。李四妹又說：“你是方梅不是？和你讲半日話也沒认出来。”方梅說：“沒认出来么？”李四妹深深感激地說：“你們真是好人，沒有你赶到弥勒亭，不要說小孩保不住，我这条命也完了。”方梅問道：“这是你生第四胎了吧？我要恭喜你咧！”李四妹說：“生病，有什么喜的？”方梅說：“你生了个胖娃娃。”李四妹問：“是男还是女？还能养得活嗎？”方梅說：“是个男孩子，来到我們医院，总能养得活的。”李四妹笑笑說：“你的記性真好。前三个孩子可沒一个留下。”說罢，她請求方梅把她新生的孩子抱来看看。李四妹把小嬰兒托在手里，亲他，吻他，哭着，笑着，好久好久不肯放手。

交班时方梅才走进外院夜班人員休息室来，秀楓已經等在那里。方梅說：“晚上辛苦了。”秀楓說：“下午我一睡就睡了四个钟头，起来吃了晚飯，躺在床上睡不着，正要寻点什么玩玩，听说你到弥勒亭去，也就跑了来。不是我辛苦，其实是你辛苦了。那个斜岭病人怎样了？”方梅說：“陈院长交代，病人一有惊恐不安，立刻喊他去。病人来到医院不久就苏醒了，也吃了点东西，她看到了自己的小孩子，这会子好象精神比前好多了。”秀楓說：“阿弥陀

佛，我只怕出了事，沒事挨頓批評。到此刻平安，就辛苦點也值得。”方梅說：“剛才我想想，晚上在彌勒亭里我拿你當了環使喚，好象我高了你一頭，你不見怪吧？”秀楓說：“你这是讲哪里的話！當時我看見病人沒頭沒腦忽的要生孩子，我們身邊沒有醫生，吓的我慌了手脚。要不是你給主腦主腦，我簡直不知道怎样插手呢。而且我是新來乍到的，事事本該多向老前輩學習，這算得什麼呢！”方梅說：“這可就好了。我只怕自己態度不好，惹得你有了意見。”秀楓笑說：“不是有意見，心里只有欽佩。沒想你遇事那麼不慌不忙，鎮靜老練。我就沒用，沒爬過大碼頭，干道士這行當却怕起鬼來呢。”方梅說：“當這兩年護士，也見過不少怪病，那多半在醫院里，有人主腦的，人家撥一撥，自己就谷蠶似的轉一轉。這次也還是破題兒頭一回，不說作不象，還讲什麼鎮靜老練，也不怕人臉熱。”

方梅去廚房用過點心，隨後就睡去了。躺在床上，這才感覺到有些疲勞想睡。遠處，一會兒是淙淙的山澗流水聲，一會兒是翻江倒海的松濤交相傳入她的耳膜內來，一面就睡去了。

次日，東方天才顯亮，陳院長就叫人來喊方梅。她忙穿衣起床過這邊來。陳院長迎着她笑說：“睡足了嗎？”方梅說：“睡足了。”陳院長說：“論理，應該讓夜班護士多睡睡。這麼大早的就把人從暖和的被窩里挖出來，顯得老頭子不會照顧大家似的。可是，昨日傍晚巡迴醫療隊又捎來個信，請醫院即速派個得力的人去。我想你過去常跟縣里的醫療組跑這一帶山區，地方熟識，話語也通，所以就決定讓你辛苦一趟。醫院里也缺人，你上醫療隊給張醫生作個好助手，爭取早日回院來，那時我就可以多睡懶覺了。現在是四十分，準備二十分鐘，整六時出發。今早醫療隊還在嵐寨，九時就要離開，六時

起身，由斜嶺小路抄去，九時前要趕到嵐寨的。”

方梅回到自己房里，匆匆各了行裝，到廚房吃了飯，一邊嘴里嚼着，就出大門迎着晨風，趕醫療隊去了。

這天晚上，陳院長照老時間走進辦公室來。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拿起來一看，喜道：“方梅的家書！”信的開頭是報告她已按照預定時間趕到嵐寨，順利地找着醫療隊，立刻就要動身等話。接着是好長的一段，建議醫院把那部斷折了軸樑的自動烘焙機從潔室病房內移出，說昨晚病人沒能入睡，竟疑心是這機器開動起來了。可見這東西攔病房內是不妥的，因此當時她就答應抬出。方梅寫道：“李四妹一貫身體不好，從還沒有這所醫院，我在醫療組跑這一帶山區起，就跟她拌熟了。她生過四胎，前三胎全扔了，這一個孩子又沒足月，一定要好好護理，我自然不是說熬人就得額外照顧得好些，早時候我十里二十里給她買藥送藥，從沒推辭誤過一次。而今是醫院的護士了，更應該照料得好些。另外，這烘焙機也應設法修理，今年春旱，淅淅瀝瀝的雨季轉眼就來到，病人的被單衣服，產婦嬰兒的大白毛巾，濕漉漉的粘手，都要過一過火才好，用烘焙機比烘籠方便又省炭。今早匆匆上路，忘記在陳院長跟前提一提；已經離開醫院，特特的寫了這封信。……”

陳院長折起信，點點頭。半日，自語道：“真是一位出色的白衣戰士！在我們集體工作里，確實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是的，有這號人；而她就不是這樣。四面八方都考慮得周周到到，辦得妥妥貼貼。在對待自己工作這一點上，她有一百個心……”陳院長這樣稱贊着，就抖擻起精神，到病房巡視去了，他要馬上把方梅交托的事辦妥。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

